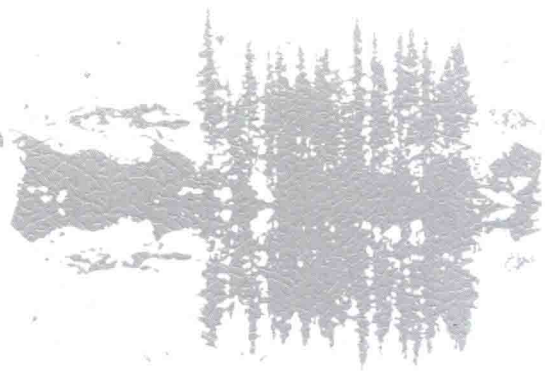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陶纯著

灵物

陶纯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灵物

陶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物 / 陶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陶纯卷)

ISBN 978 - 7 - 5205 - 0524 - 6

I. ①灵… II. ①陶…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6104 号

责任编辑: 牟国煜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写作的意义（代序）

关于写作的意义，以前我并没有过多考虑，就像我没有过多考虑人生的意义一样。人们活着为了什么？若要刨根问底寻找答案，可能有很多——有人为了贪图享乐，追求欲望的充分满足；有人为了事业的成功，一生孜孜不倦；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一辈子只知索取，不知奉献；有人稀里糊涂过一辈子，也不知道为了啥……

同样，写作为了什么？

用世俗的看法，不外乎下列几种：一是为了初心和梦想；二是为了名利；三是把写文章当作梯子往上爬，谋取官位；四是为了养家糊口。

关于写作的意义，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有很多高论。《左传》上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即指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文章，它能流芳百世。曹操的儿子曹丕似乎站得最高，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是文章它能关乎国家兴亡，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重器，是万代不朽的大事业，人的寿命、荣乐随时会中止，而好文章会代代相传，所以写文章要用心。杜甫在《偶题》一诗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意思是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龚自珍在《咏史》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意思是，文人骚客一听到文字狱的事就胆战心惊，离席而去，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糊口，不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法国作家大仲马说：“历史是

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大仲马很自信，他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了历史的一面镜子，事实上他也做到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可见他是一个淡定的写作者。巴金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巴金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不故弄玄虚。鲁迅说：“文章怎么写，我说不出来。”鲁迅先生此话并非谦虚，他可能想说，作家是课堂上教不出来的，作家需要天赋，文无定法，没有现成的路数教你们成功……

若问我写作为了什么？

为了名利吗？肯定有这个因素，否则就缺乏某种动力，而现实又很严酷——只有成功，才能获取名利。为了往上爬？真没想过，我比较散漫，心直口快，不适合当领导，事实上我一辈子只是一名专业创作员，从没担任过任何官职，连个班长、小组长都没干过。为了初心和梦想？这个没问题，绝对是，我主要是为初心和梦想而创作。为了养家糊口吗？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军官，生活说得过去，吃饭不成问题，也没想着靠写作发大财，所以这条不成立。归根结底，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和灵魂的需要，写作于我就像空气和阳光，不能离开。写作照亮了我的生活，使我有勇气面对艰难困苦和悲观孤独……

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干什么都要花钱，大概只有三样东西不要钱：一是阳光，二是空气，三是文字。这三样东西，是可以随便取用的，不用掏腰包。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很幸运很幸福，把三样东西都占了。

我女儿劝我，你光会写不行，还得学会吆喝。我说，先写出好东西再说吧。文坛就像官场，并不是坐在高位上的都是好官，文坛上有些名气大的，也没见他写出什么让人服气的大作。文坛犹如一池水，水上面难免有泡沫，泡沫浮在最上面，阳光一照，花花绿绿，可能很好看晃眼，人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泡沫，但它是虚的。自己既然做不了泡沫，那就做一颗水中的石子吧，石子不显山不露水，沉甸甸地在下面趴着，多

少年之后，泡沫没了，但石子还在。

我还想说，有时候，写作与创作不是一个概念，写作与创作的区别在于写作是物理反应，而创作是化学反应。真正的创作是创新——塑造新的人物，描写新的生活，发掘新的细节，抒发新的情感。

特别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使我的主要作品以这种形式与读者见面。这不是我写作的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

此为序。

陶 纯

2018年5月13日

目 录

小推车	1
一个人的高原	15
洞里洞外	28
身上有岛	40
生灵之美	50
好天气	60
与祖父对话	75
风中花瓣	84
夏日夕阳	93
彩蝶飞舞	101
雪落无声	112
余音缭绕	124
最后的枪手	134
李氏兄弟	150
灵魂附体	165
鸳鸯谱	176
彩虹	192
像大河一样流淌	204
灵物	213
粲然一笑	224

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234

老邓班长 244

一缕清香 254

没有发生 263

快乐死者 272

绿色禁果 282

西瓜园 298

愿望 313

小 推 车

柱子跟上队伍走了不久，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也加入了支前的行列。老汉已经五十九岁了，按照农救会的规定，过了五十五岁的人可以不出夫，况且他家里还有个瞎眼婆子无人照料。但老汉执意要去，谁也拦不住他。

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节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霜降之前，队伍打完了枣庄和泗水，拉到他们这一带休整。这一带刚搞过土改，人们脸上终日喜气洋洋，老汉叼着烟袋锅在自家新分的田地里转悠，老婆子端着簸箕在自家小院里翻晒刚分到手的粮食，大闺女小媳妇参加了妇救会，唱歌、扭秧歌、学识字，小伙子们眼盯着那些扛着钢枪齐步行进的士兵，心就痒痒开了。队伍上的人一来动员，他们纷纷报名参军。按说柱子是独子，可以不当兵，别人也不会小瞧他，更不会被人硬拽了去。可他自己留不住自己，别人就只好说啥了。

那几天，不断有消息传到他家小院里来，说张三家的儿子穿上军装了，李四家的儿子扛上枪了，王二麻子家的儿子也戴上大红花了。柱子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就知道闷头睡觉，喊他吃饭他说不饿，唤他喝水他说不渴，声音哑哑的，入了梦魇一般。他娘烧了一锅开水，让他挑到队伍那边去。他去了，直接走进了一纵七团三营九连二排的驻地。恰巧有个白白净净的战地女记者来二排采访，女记者穿着合体的军装，手里拎着个皮匣子，别人说那叫照相机。女记者喝了一碗水，说，呀，你家的

水怎么这样甜呀！柱子低了头说，俺娘用松枝烧的，松枝烧出来的水又香又甜。女记者又说，哟，你是谁家的小伙呀，西王庄的小伙我都见了，就数你精神。刘排长，你借他军装穿穿，再给他一支枪，我给他照张相。

柱子像个木偶一样，任女记者摆布了好一阵子。随即咔嚓一声，定了影。女记者收起皮匣子。那一刻，柱子突然闻到了一种气息，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气息，那种气息一定来自战场，它含着硝烟，含着新鲜血液，含着钢铁，含着刚刚掀开的泥土，含着年轻的身体，也含着抖落的露珠和破碎的野花。后来柱子把这个发现讲给小娥嫂子听，说这种气息带着魔法，深深迷住了他。

但此刻柱子并不知道，这种气息将伴他一生。回到家里，他把木桶往地上一撂，瓮声瓮气地说，爹，娘，俺想好了，随队伍走。他的娘正烙着煎饼，手按在鏊子上，煎饼糊了，手冒了烟起了泡，也不觉疼；怀炳老汉正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烟丝烧尽了，他仍不停地吧嗒，仿佛想把烟油子都吸到肚里去。半个月后，队伍要开拔了，一大早，刘排长带几个兵来到他家，把小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水缸里挑满了水。穿一身新军装的柱子起初缩在后面，东张西望不知干啥好，后来他端起瓦盆，往院子中央的那棵香椿树下浇水，一连浇了三遍。那棵香椿是他出生那年栽的，按当地的习俗，在他过周岁时，他的爹娘在树下摆了香案，又扶他磕了三个响头，算是拜了干娘。干娘会保佑他一生平安。现在，香椿树已长到了大腿一般粗，而她的干儿子也要远行了。

刘排长干巴巴地替柱子安慰了几句他的爹娘。倒是刘排长带来的兵里，有个外号叫小算子的，模样虽不济，但能说会道，据说他原先当过算命先生，后来被国民党抓了夫，新四军过涟水时给解放过来了。小算子摇头晃脑对怀炳老夫妇说，大爷大娘甭担心，您儿子像我一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顶冒紫气，面露祥光，福大命大造化大，上了战场，弹子儿会绕着我们飞。你看我从那边到这边，可以说身经百战，屡立战功，见的死人海了去啦，但我一根毫毛都没伤着。老婆子抹了把脸，面

带着笑，说，瞧这孩子真会说话。刘排长恼也不是笑也不是，扭头狠狠瞪了小算子一眼。怀炳老汉命老婆子赶紧把放了一冬舍不得吃的红枣拿出来。老婆子端着柳条筐一把一把往孩子们怀里塞。大伙儿躲着不接，老夫妇就虎起脸说，俺儿子和你们一样了，你们就像俺的儿子，一家人还见外？真是的。小算子替刘排长发话道，干脆每人吃一颗吧，人民的枣，人民的心，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大伙儿都笑了，每人捏一颗扔进嘴里。柱子也含一颗，过了好一会儿才把枣核吐出来，他踱到窗前，用脚踢蹬出一个坑，认认真真把那粒尖尖的枣核埋了进去。然后他抬起头来自言自语说，不知它能不能发芽呢。

号声在村落、田野和山岭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怀炳老汉一手拉着老婆子，一手拎着烟袋锅，钻来挤去，四只眼睛望着游动的队伍，一眨也不敢眨。老婆子喋喋不休，说咋还不见柱子，他过去了吗？怀炳老汉也纳闷，他觉得这些穿军装的孩子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看着看着眼就花了，就辨不出谁是谁了；他还觉得远行的队伍跟沂河的水一样，一直流啊流啊，没个尽头。

小娥也站在欢送的人群里，她没有扭秧歌。她的男人——那个痨病腔子大贵刚死不久，身上还戴着孝，所以她不能在人前过于欢笑。傍晚时，队伍终于过完了，小娥来到怀炳夫妇跟前说，叔，婶，俺看见柱子兄弟了，他背一杆新枪，好精神。俺往他兜里塞了六个红鸡蛋呢。老婆子抬起衣袖抹抹眼，说，嗨哟，俺这是咋啦，连自个儿的儿子都没认清，这眼怕是要瞎了。小娥低下头劝道，婶子，快别说了，俺兄弟确实蛮高兴的，他还对俺说，等打完仗，就回咱西王庄种庄稼，让俺叔给他买把新镰刀，割麦子用。怀炳老汉却不知哪儿来的火，突然冲老婆子说，家里不是还有半罐子鸡蛋嘛，你也不知道煮煮。老婆子忙说，俺心里乱，没顾上。老汉又说，家里还有半口袋花生，你也不想着炒炒。老

婆子接上说，俺没顾上，心里乱。

队伍早没了影，他们仍不愿回村。三个人踮起脚尖望着队伍消失的方向，看到日头越落越矮，土地亮晃晃的，村子乌蒙蒙的，远处的群山在阳光下起伏，仿佛大河中的波浪，一直流向天边。

队伍走了不出一月，老婆子的眼睛果真说瞎就瞎了。那天傍晚时分，她熬好晚饭后，像往常一样，摇着一双小脚到村外的官道上朝远处瞭望，望着望着，就感到满眼都是火红的颜色，灼得眼眶子像要炸开。接着，红色慢慢褪了，无涯无际的黑暗浮上来，却再也卸不掉了。怀炳老汉唉声叹气把她背回家，她反倒安慰老头子说，不碍事的，柱子一回来，就会好的，俺还想好好看看他呢。

转过年来，天气冷得厉害。农救会的人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动员，说是队伍要打大仗，攻莱芜，号召大家伙儿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运粮秣，抬伤员，踊跃支前，接济前线。又把整个村落鼓动得热火朝天。怀炳老汉未被列入支前名单，农救会的人没踏他家的门槛，老汉掐着腰气哼哼地说，狗崽子，欺俺老汉子不中用了吗，告诉你们，推起小车俺一天行个百八十里的，啥事没有。

天未放亮，西王庄的十八辆独轮小推车就出村了，吱吱呀呀的响声连成一串，像夜鸟的啼叫，搅碎了黎明前的黑暗。这一带的支前队伍都在那条黄土官道上集合，然后排开一字长蛇阵，人们弓了腰前行。

西去莱芜，一百二十里远，两天的路程。

怀炳老汉和小娥合使一辆小车，老汉在后面推，小娥在前面拉。这一老一少特别惹眼，老的干瘦干瘦，头发花白，额头的皱纹像土地上的沟坎，缺齿少牙的嘴呼出的气息格外浓重；少的细腰圆臀，三尺青丝盘在脑后，一张瓜子脸儿憋得通红。老的边走边望着眼前那根绷得紧紧的麻绳，说大贵家的，甬使那么大劲，路还远着呢，悠着点儿力气。小丫头也不回，柔声说，叔，俺年轻，别的没有，就是不缺力气，累不着的。

自打横了心要去支前，怀炳老汉就着手收拾家里的那辆小推车，该紧固的紧固，朽坏的地方换了新的，又请木匠做了个光滑无比的枣木轮子，把这辆有年头的小车打扮得像个即将迎娶媳妇的新郎官。他没想到小娥也要做民工，小娥不惜和公婆翻脸，死活闹着要走，说不依她她就上吊，或者跳崖。那天她抱着一盘粗壮的麻绳来找怀炳老汉，一见面就咧嘴笑，说，他们总算应了，这样俺就不用这根绳子吊颈了，用它拉车吧。老汉疑惑着说，这可是上前线，你能行吗？小娥说，咦，叔你小瞧了俺，柱子兄弟敢去冒死打仗，俺往前线遛遛腿还不行？说完又笑，像捡了个大便宜。老汉想起，自她男人死后，还没见她笑过呢。

老婆子更是忙乎起来没个完。她睁着一双瞎眼，没白没黑地缝了个红兜肚，又上面绣了钟馗像，说是护身符，反反复复嘱咐老头，到了前边，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交给柱子，逼着他戴上。为了做这个护身符，老婆子的手指上扎得到处是针眼子。然后，她又没黑没白地推磨，磨出米面再烙煎饼，焦黄酥脆的煎饼摞在那里，足有多半人高。老汉劝她，说，柱子吃不了这么多，你就歇着吧。她却说，你个老东西，光念着自己儿子，私心忒大呢。见了柱子的同志，每人分一点儿，让他们都尝尝，记住了吗？老汉一拍脑瓜子，说，还是你想得周到，俺忘不了，放宽心吧。

临动身前，老婆子只留下三升玉米，让老汉把家里余下的两口袋粮食都带上。老汉说，咋，俺闹不准啥时回来，你个瞎眼婆子不想活啦？老婆子说，饿不死俺，村里人到时会帮俺的。待在热炕头上，吃糠咽菜照样活命，孩子们就不成了，他们在前边拼命，离了粮食还打个屁仗。老汉拗不过她，只好气哼哼地把口袋绑在小推车上。这样，他们这辆车上的四百斤粮食，约有一半是怀炳老汉自家的。

支前的队伍浩浩荡荡，沿不同的道路奔向莱芜一带的战场。虽然已到了立春时节，但严冬仍在肆虐，呼啸的北风无孔不入，切割着人们裸露的肌肤。太阳尽管露了脸儿，然而它虚弱得飘飘忽忽，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它刮走。田野里的麦苗还在沉睡，遍地布了白霜，看上去晃人的

眼。越往前行，气氛越紧张，已经能够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像雨天的闷雷。一路上，不知为啥，怀炳老汉和小娥尽量不提柱子，仿佛柱子是个易碎的器皿，一碰就坏。他们都把柱子搁在了很深的心里，抑制着不去触动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心里搁不下他，心中的他像只小兔，总想沿着嗓子眼儿，蹦到外面来。于是，话题绕来绕去，不由自主就扯出他来。比如小娥说，叔，你快六十的人啦，力气一点儿都不显差。老汉就说，可不，要论下力气，柱子都比不上我老头子。比如小娥说，叔，俺看来支前的人里，就数你年纪大。老汉就说，要是柱子不参军，推这辆车子的，就是他。又比如老汉说，大贵家的，你满二十了吧。小娥就说，过了，二十一啦。俺比柱子兄弟大三岁。俺那个死鬼和柱子同庚，都说女大三抱金砖，俺这辈子怕是连块石头都抱不上了。再比如老汉说，唉，大贵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是个病秧子，摊上你这么个好媳妇，硬是没福命。小娥就说，他呀，要是顶柱子兄弟一根指头，俺也不叫屈。

说着念着，怀炳老汉的眼前就浮起儿子的面影。老王家一直人丁不旺五谷欠丰，到怀炳这一辈时，已是三代单传。再由于家境贫寒，他三十好几了，还未讨上媳妇。有一年的晚秋，他舍命从河里捞起一个女人。一问，她是临沐一带的人，婆家是个富户，因她连着生了四个丫头，被男人一怒之下赶出家门。她没脸回娘家，就四处流浪，沿路乞讨，到了沂河边，她突然不想活了，就顺水而下。后来这女人便成了柱子的娘。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怀炳却当不上爹，女人的肚皮不知何故总也鼓不起来。眼看老王家就要绝户了，苍天有眼，他四十一岁那年，柱子终于呱呱坠地。往后他们再也没能生育，柱子就成了十亩地里的一棵独苗苗。家里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穿了这件没那件，但凡有一口吃的，但凡有一件穿的，都由着他尽着他。老两口扳着指头过日子，眼瞅着他长成了壮小伙，如果赶上正常年景，该当抱孙子了呀。

离战场越来越近了，隆隆的炮声愈加沉闷。怀炳老汉不敢再往下思想，他吭吭咳嗽一阵，感到脚下发飘发虚。他只好再用些力气，腰弓成

一只大虾，使自己的步子不至于零乱。身上的棉衣湿了干，干了湿，又凉又硬；头发、眉毛和胡须结了一层冰碴儿，用手一撸，噼噼啪啪往下掉。

在小娥的脑袋瓜里，柱子是另一种模样。三年前，一乘小花轿把她从东王庄抬到了西王庄。她的男人大贵和柱子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迎亲那天，柱子过来帮忙，端茶递水招呼客人。柱子的装束同其他的乡下同龄少年没啥区别，他们留着同样的发式，戴同样的翻耳棉帽，穿同样的对襟棉袄、挽腰棉裤和圆口棉鞋，就连他们甩鼻涕的动作也几乎一模一样。但小娥却从他们中一眼挑出了柱子，他眉目柔顺，神态腼腆，衣着洁净，手脚灵便。吃饱喝足之后，小叔子辈侄子辈的冒失鬼们都拥到她的新房，信口胡诌，脏话不断，有的还动手动脚，撩拨得她耳热心跳，满面羞红，让她恼不得怒不得，只有招架的份儿。唯有柱子立在一旁，立在冬日的阳光下，丝毫不为所动，似乎他还是个童蒙未开的雏男。可他的个头是同龄人里最高的，他唇边的茸毛已经变粗变硬了。那一刻，她希望他也能过来，主动同她攀谈几句，哪怕说一些过头的话也不要紧。但待了没一会儿，他就一声不吭走开了。

到了晚间，她才发现自己男人是个不可救药的痨病腔子，男人咳得地动山摇，梁上的尘土给震得纷纷往下落，烛光和窗户纸都跟着打战。服侍男人睡下后，她和衣而卧，许久无法入眠，不觉又想到了柱子。天明醒来，枕头湿了一片。两家住在一个胡同里，往后见面的机会天天有，但每次碰上，他都规规矩矩叫一声嫂子，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说，多余的动作一个也不做。

小娥过门不到一年，男人就卧床不起了。以后每次回娘家小住，公公都差柱子代劳，送她接她。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们并肩行走在回西王庄的小路上，柱子吭吭哧哧告诉她，有媒人给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东王庄大财主冯三多的小闺女冯桂香，他爹有点儿动心，冯三多也挺有意。小娥猛地驻下脚步，身子靠在路边一棵白杨树上，说兄弟你可别犯傻，俺和那冯桂香一块儿长大，对她知根知底，她要脸蛋没脸蛋，要

身段没身段，屁股瘪得像柿饼，怕是连个胎都坐不下；这且不说，她外不会种庄稼，内不会做女红，你娶这种媳妇图个啥？俺叔是看上了冯家的钱财，冯家是看上了你这一表人才。其实呢，冯家一文钱都恨不能掰成八瓣花，一年到头从来不吃三顿，即使冯家舍得给你家钱财，你说钱财金贵还是人才金贵？小娥胸脯一起一伏，喘口大气，又说，傻兄弟，要是那冯桂香赶上你嫂子一根指头，俺就赞成这门亲事。后来怀炳老汉特别感激小娥，说幸亏她给搅黄了这门亲，否则就坏大菜了。因为去年入冬土改时地主冯三多挨了枪子儿，柱子若是当了他女婿，不给整死也得蜕层皮，更别说参加解放军了，怕只有参加还乡团的份儿。

那个美妙的下午，小娥倚靠着一株挺拔的白杨树，说着说着就走了眼。路上不时有一对回家的小夫妻走过，天上不时有一双归巢的鸟儿飞过，田里不时有两只漫游的瘦狗跑过。小娥热辣辣地说，兄弟，你信吗？嫂子至今仍是根掐花带刺的嫩黄瓜呀，你大贵哥一口都没吃上呀，男人想做的事情他一件也做不了呀。话未说完，泪已沾襟。人都说小娥的脸蛋如月亮一般亮，人都说小娥的眼睛如星星一般明，但柱子就是不敢抬头看她的脸，柱子只是低头瞄她的脚。他浑身冒了汗，脸上水汽潏潏，讷讷地说，嫂子你别难过，大贵哥会好起来的。又说，天不早了，咱回家吧。回答他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再往后，男人一只脚踩阴间一只脚踏阳间，折腾了快两年，小娥收了芳心，尽心尽力侍候男人。埋了大贵，再定眼看柱子，见他不仅挺拔，而且健壮了。却就在这当口，柱子扛起枪走了人。

谁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小娥也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日中午，他们在靠近莱芜城的一个小村子里卸下粮食。怀炳老汉把三大包袱煎饼交给一个收粮的老兵，只留下筷子般高的一摞。草草吃过午饭后，带队的头头招呼大伙儿往回返，怀炳老汉和小娥一商量，决定加入另一支民工队伍，往前线运弹药。怀炳老汉嘱咐几个乡亲，让他们回去后告诉他家老婆子，就说他和小娥给柱子送东西了，晚些日子回家。